

邪神魔掌

慕容殘劍



邪神魔掌（下）

慕容残剑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1年·沈阳

邪神魔掌

Xieshen Mozhang

慕容残剑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)
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:670,000 开本:787×1092 1/32 印张:31¹/₄

1991年4月第1版 .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0,000

责任编辑:王 强

责任校对:何 丽

封面设计:金 炜

ISBN 7-5313-0547-x/I·514 上、中、下 定价:14.50元

第四十章 敌忾同仇

江烽缓缓的回过头来，看出以手抚于自己肩头之人，正是云山孤雁夏蕙。

夏蕙以一双痴迷而幽怨的双眸，默默睇视着江烽，目光中包含了很多的酸涩哀怨，她仿佛在问：

“你有什么舍弃不下，忘怀不了的事情？如此迷恋着双飞岛？你难道将我对你的情感，看得那么淡漠与不足轻重么？”

江烽以那双未受伤的右手，轻轻握住夏蕙的柔荑，他对自己在夏蕙面前，思念着水那边的另一个人，不知道应该愧疚，抑是应该自责。

他痛心地问着自己：

“我真会在这短暂的三日中，如此深挚的爱上全玲玲？而且，竟更能超出我对蕙妹妹的情感之上？”

“烽哥！”夏蕙悄声道：

“你在想着什么？”

他苦笑着偕夏蕙坐在一张皮制的软椅上，他低声道：

“蕙妹，你恨我！是么？”

夏蕙惶恐的摇头，嘴角一阵抽搐。

“别恨我……”江烽深沉的道：

“你那双满含忧戚的眼睛，已告诉了我太多的事情。蕙，你知道在烟霞山庄，那所大厅之前，你说过那句：‘你不敢，也不配恨我’的话，我心中有多么难过！”

夏蕙凄凉的道：

“烽哥，我错了，你应该原谅我，你知道你在我心目中的地位是多么重要，我是不能失去你的啊！假若有一天，你弃我而去，那么，这世界上，便再也不会看见我的影子了！没有了你，我将不知自己如何再生活下去。”

江烽眼中一片迷濛，他觉得对不起夏蕙，也对不起全玲玲。

“我是多么卑陋啊，同时占据两个少女纯洁的心，我这不稳而轻浮的情操，怎能与她们洁白无瑕的心灵相配？”

他想着，已将头无力的低垂下去。

夏蕙凝望着微微进溅的浪花，轻声道：

烽哥，你可愿意告诉我，你与……与那全姑娘之间的事么？”

江烽微觉一怔，他艰辛的道：

“是的，这件事原不该瞒着你。”

于是，江烽略一沉思，断续地将自己与全玲玲之间发生的事，毫不隐瞒的说出，甚至连全玲玲为其除衣净秽的事，亦不省略。

随着江烽低沉的语声，夏蕙的面色已越见苍白，江烽的每一句话，皆如一根刺锥，深深刺入她的心扉……

终于，在一尾银鱼跳出水面的腾跃中，江烽已止住了语声。

夏蕙全身发冷，双目如痴如醉似的凝望着东方微白的天际，她语声如一根游丝般说道：

“烽哥，你爱她吗？”

江烽一扶额角，低声道：

“蕙妹，你……”

夏蕙惨然一笑道：

“别说其他，只回答我一句，你爱她么？”

江烽面孔肌肤一阵抽搐，心中难受已极，他知道，自己只要一句话，便会带来可能是永生的忏悔与创痛。

于是，他一咬牙，道：

“蕙，我爱你，纵使我也会爱上别人，那也决然及不上我对你的爱。”

夏蕙闻言之下，双目泪珠如涌，顺颊流淌，全身颤抖着扑到江烽怀内，啜泣着道：

“哥，你莫恨我如此逼你，我不愿刺伤你的心的，但是，我更不能没有你。哥，你饶恕我吧！”

江烽紧搂着怀中抽搐的夏蕙，目光却恐怖的瞧着自夏蕙怀内轻轻落下的一柄锋利匕首，这柄匕首长只三寸，精芒耀目，正静静的躺在皮舱之上，向江烽眨着森冷的眼睛。

于是，一股寒气自江烽背脊升起，他知道自己险些犯了终生不能弥补的大错，而夏蕙，她是多么痴啊！

江烽心中感惭已极，干裂的嘴唇吻着夏蕙长长的秀发，不停的呢喃：

“蕙！不是你错，不是你错……是我错了！真的，是我错了……”

江烽与夏蕙二人，紧紧的倚偎于船尾，仿佛成为一个躯

体。

红面韦陀战千羽更坐于船尾之处，他早已暗中注意自己四弟与夏蕙之间的情感发展。这时，他为了二人能更贴切的互诉衷曲，不受他人搅扰，故意大声说笑，以移转其他人的注意。

长离一桌为人何等精练老辣，战千羽用心何在，他岂有看不出来的道理？

此刻，他亦放声笑道：

“呵呵……丹阳湖日出之景，闻说十分奇秀，并不较东海逊色多少。各位稍停，大可一饱眼福矣！”

说着，他用目一瞪正在船尾掌舵的两名水手。

这两名舵手，正在纳闷的偷瞥着江烽与夏蕙二人，经长离一桌瞋目一瞪，已不由齐一哆嗦，急急仰首前视，眼皮子也不敢再撩一下。

大旋风白孤望着浩瀚的烟水，纵声笑道：

“湖光山色，能令人清神逸气，俗念全消，较之黔滇两境之贫山瘠土，几不可同日而语，全立老儿却不能领略这超然景物，唉，老夫真为他可惜！”

长离一桌望着邻艇之上，正与天皇麻姑钱素，及祝颐相谈甚欢的黑煞手仇云，不由微微一笑，道：

“白兄说得有理，其实，老夫等整日局处东海孤岛一隅，日见潮来潮去，瀚海无际，又何尝能悟透这人世之间，名利二字呢！”

红面韦陀战千羽笑道：

“卫岛主千里驰援，老夫等感怀良深，有时义之所至，亦往往被人诬告为沽名钓誉，世上是非，真是难于解释？”

长离一桌微微含首道：

“不错，但老夫却从来对此不屑争辩，长离雄风，自可傲然物外，老夫夸大之言，到教二兄见笑了！”

战千羽正色道：

“卫岛主无庸客套，武林之中，海上尊长高，乃尽人皆知之事，贵岛诸君，更应以此为傲，永持不衰！”

长离一桌大笑道：

“未逢知音久矣，战兄，老夫稍停必与阁下浮一大白！”

二人抚掌相视而笑，极为欢洽。

大旋风白孤回头一望江烽，叫道：

“四弟，你不过来与为兄等畅谈一番么？”

长离一桌暗晒白孤大煞风景，江烽已潺弱而窘迫的站起来，摇晃不稳的扶着夏蕙行至船首。

战千羽急忙助江烽坐下，低声说道：

“四弟，支持一刻，到了岸上便可休息治疗……”

忽然，长离一桌沉声问道：

“小兄弟，有个叫什么……啊！蓝翼铁骑会的江湖组织，你可认得么？”

江烽含首道：

“是的，蓝翼铁骑会瓢把子岳扬，与在下甚是相得，闻说他为了在下失陷烟霞山庄之事，亦已率领大批人马，聚集丹阳湖畔……”

长离一桌笑道：

“不错，那姓岳的却真是宝贝，也自己事前一些准备也没有，便率领了手下三百多人，浩浩荡荡来至丹阳湖，及临至湖畔，却看不见一只船影，只急得干自跺脚，暴跳如

雷，这宝贝急怒之下，却异想天开，挑出五十余名深熟水性的属下，欲泅过这阔幅几达五里的湖面，强行登陆……”

江烽急道：

“岳大哥真是火毛脾气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”

长离一臬道：

“人家烟霞山庄，早已探悉这大队人马的来意，而将沿湖船只全然移去，若不是因为我们之来使烟霞山庄不暇分手，只怕蓝翼铁骑会的好汉们，早已进入那丹阳湖中凉快去了。”

江烽面孔一热，讪讪的不知如何回答。

长离一臬察言观色，知道自己说话略微过份，因为，蓝翼铁骑会诸人再是鲁莽，却亦是为了援救江烽而来，别人如此评断，不论其意善恶，总是会令江烽感到不自在。

长离一臬故意轻笑岔道：

“蓝翼铁骑会这一喧闹不大紧，却几乎使本岛行动亦遭受影响，老夫无奈之下，只有遣人暗中点明一切，费了好大一番唇舌，他们始才相信，停止了那孟浪的行动，现在，他们正于丹阳湖外二十里处之‘柳村’静候消息。”

江烽长长的吁出一口气，忽而低声道：

“卫前辈，你可知道在烟霞山庄之内，那突然现身，武功奇高的怪异女子，是谁吗？”

长离一臬面容一凛，以指比唇，道：

“老夫已经猜出，小兄弟，容老夫数三下，我俩一起说出，看看是否相符？”

江烽目光一瞥身旁三人奇疑的神色，微笑点头。

长离一臬开始数道：

“一、二、三！”

“无定飞环！”

江烽与长离一泉同时脱口出。

随着这四个字，红面韦陀战千羽等三人，面色之悠然大变！

他们仿佛骤然间被人在心上打了一拳似的，瞳目瞪视着江烽与长离一泉二人！

大旋风白孤怪叫道：

“啊呀！无定飞环竟还未死？这样一来，烟霞山庄可更有靠山啦！这老婆可真是命长！”

长离一泉冷然道：

“老夫已与这无定飞环交过手了，老实说，昔日双飞之一的无定飞环，武功确实深如瀚海，但是，她却是独木难撑倾厦呢！”

江烽哑声道：

“不过，武林双飞三绝拳，素来沆瀣一气，有这未死的无定飞环李琰玉挑大梁，只怕三绝拳的后人也会闻风投效了！”

说着，江烽已语声哽哑的将自己于古刹之内，目睹三绝掌与彩鹰齐百禄等人秘议赌斗之事，约略说了一遍。

长离一泉望着各人震惊的神态，傲然一笑道：

“昔日武林三绝掌后人，再加上现在名斐一时的双鹰，嗯！到也是一帮势均力敌的对手，朋友们，让吾等一试这些武林好汉的雄风！”

江烽激动苍白的面孔上，又涌起一丝红晕，他大声道：

“卫前辈，为了在下，而使整个长离岛牵入争斗漩涡，实为不值，在下愿倾一人之力，与彼等周旋一番！”

长离一桌坚毅道：

“小兄弟，老夫对你，实是喜爱已极，无论如何，老夫亦不能眼见你只身涉险。嘿嘿，老夫的行动，亦等于代表长离岛的行动，而且，除了邪神居老前辈之外，老夫早已渴望一试这些武林中喧赫一时的人物，到底留给他们后人什么惊天动地的绝技！”

红面韦陀战千羽亦宏声道：

“对！四弟，你永远不会孤单，有卫岛主与为兄等誓死为你做后盾！”

江烽感动已极，他颤声道：

“愚弟代表义父他老人家，向各位致最深挚的谢意。双飞三绝掌的后人，为了满足一己私欲，妄做横行天下的梦想，要毁灭昔日义父他老人家的声威，那么愚弟身为邪神义子，亦应奋起与他们周旋到底！”

长离一桌豁为纵声长笑，高呼：

“长离雄风！”

“六旗扬东！”

一片雄壮的高呼，应合着长离一桌那如破金石般的声音，在广阔的湖面响起，前后左右声彻入云，豪壮之气直凌霄汉！

众人不由热血沸腾意气高昂，环目四扫，只见两艘皮艇之后，飘浮着不少仅容一人的梭形皮制小舟！

而且，丹阳湖岸边亦肃立着近百名灰衣大汉，个个向长离一桌躬身为礼，原来在众人不觉中，皮艇已快拢岸了！

红面韦陀战千羽由衷的赞道：

“卫岛主，尊驾部众之精，纪律之严，确实令人钦佩，

东海长离岛之威名，果然盛传无虚！”

长离一泉尔雅的一笑道：

“不敢，战兄过誉了！”

说话中，皮艇已缓缓停泊湖岸。

长离一泉回身向江烽道：

“小兄弟，老夫尚须为此次行动，作一次得失检讨，本来欲请你亲临参与，但你重创在身，甚是不便，请与令拜兄等人，先赴老夫驻足之处，已事先遣令一名昔日曾为大内御医之大夫在该地候用，老弟可先行治疗身上创伤！”

他不待江烽回答，又向战千羽等人道：

“战兄，白兄，尚请费神照拂吾等共同之幼弟，老夫暂时失陪了！”

说罢，长离一泉向后一挥手，身形起处，已妙曼而优雅的掠出七丈之外！

红面韦陀战千羽叹一声，道：

“在未见面之前，只闻说长离一泉心性狠辣残酷，有若阎罗再世，谁知道他却是一个至情至性之人呢！”

这时，已有两名身着灰衣的长离属下，抬着一架软床上船，向各人肃施一礼后，将江烽小心抬入软床之内。

众人随即登岸，跟着两名灰衣大汉，迅速往前行去。

踏着细软的砂地，一行人又向崎岖不平的一条羊肠小道行去，行约半个时辰，已来至一片深幽的树林之前。

林后，可隐约看见一处建筑清雅的竹篱茅舍，面前尚有一湾清溪，蜿蜒流去，茅舍之傍，则植满修篁千竿，青翠盈目，迎风摇曳，景致十分宜人。

而这时，东方已大白了。

林中一声轻响，已跃出七名灰衣大汉，为首者与抬着软床的两人略一交谈，已向战千羽等人抱拳为礼，复自隐入林中。

各人又穿过树林，向那栋茅舍行去。

跟在身后的天星麻姑钱索，疲累的一伸腰，轻声向祝颐道：

“祝公子，这几天来所见的场面，可真比我出娘胎二十年来所见的还多，不过，也真吓人哩！”

祝颐微微一笑，低声道：

“长离岛行事之效率与周密，亦确实令人咋舌，烟霞山庄虽然傲视武林，却仍较长离岛有所逊色！”

说话间，众人已越过一堵小桥，来至那茅舍竹篱之外。

竹篱门‘吱呀’一声启开，一个面目清秀，飘然有书卷气的中年人，已含笑迎了出来。

这名抬着软床的长离岛属下，齐齐躬身为礼，那神色飘逸的中年人，已清雅的一笑道：

“寒生文秋尘，奉岛主之令，于此恭候各位，茅舍狭窄，浅小简陋，倒是委屈列位侠士了！”

此文秋尘谈吐之间，十分尔雅清朗，衬着他那洒脱温和的外形，确有‘秋水文章不染尘’的书生味道。

红面韦陀战千羽等人连忙道谢，随着文秋尘进入篱围之内。

这栋茅舍，共有三间，虽然不够阔大，布置却十分素雅清淡，战千羽等跟着两名灰衣大汉，进入内室，将江烽安置妥善后，那文秋尘清笑一声道：

“寒生昔年，曾于大内任御医之职，略通医理，各位便

请外间暂息，容寒生为江大侠探伤把脉！”

战千羽等急忙道谢，相偕出至外间客室，云山孤雁夏蕙本想留在江烽身旁，但经文秋尘含笑一瞥后，亦只有讪讪退出。

天星麻姑身为女子，自然知道女人心中的感受，她快步上前，轻声向夏蕙说道：

“姑娘，且请安心休息片刻，那姓文的酸儒，既然连皇帝老儿的病都看过，公子之伤亦必不至有何闪失，倒是姑娘若急坏了身子，却不是闹着玩的。”

夏蕙感激的向天星麻姑一笑，二人已坐落在两张铺设着绵垫的木椅上。

这时，大旋风白孤左右一观，赞道：

“这间茅舍，虽是卫岛主临时驻足之地，却布置得窗明几净清雅轩亮，呵呵……的是雅人！”

战千羽一抚秃顶，笑道：

“为兄看来，东海长离岛，可说是卧虎藏龙，奇人异才无数，那文秀士，可能除了精通医道外，更是一位饱学之士哩！”

大旋风白孤含首道：

“不错，此人神逸气清，有松竹之飘然，谈吐儒雅，有隐士之风范，只是他目光虽然清莹明彻，却无慑人锋芒，为弟看来，文秀士似乎不黯武功！”

战千羽微微含首，双目半闭。

“战前辈，你看我家公子之伤，可有大碍么？”天星麻姑忽然关切的问。

战千羽一笑道：

“四弟仅是伤后用力过度，虽然他左掌亦受伤二处，但均不为要害。在文秀士精湛医术下，想不会有何问题。”

天星麻姑宽怀的向夏蕙一笑，拿起早已置于几上的茶杯，浅浅吸了一口。

此刻，室内已被旭阳的光辉，映得十分明亮。

室中各人暂时沉默下来，大家都闭着眼睛，微微养息。的确，这数日来，惊险激烈的生活，亦真够令人疲乏的。

约有顿饭时光。

一声清咳起处，室内已走出那神采飘逸的文秋尘来。

各人连忙站起，战千羽已急急问道：

“文秀士，老夫四弟之伤，未知是否严重？”

文秋尘朗声一笑，道：

“大致无妨，不过，江大侠伤后脱力，又流血过多，中气大有损伤；而且他好似中过一种极为厉害的毒气，这毒气十分蚀精伤神，好在江大侠身怀僻毒异物，又已用什么解药将这毒气除去，只是他却未做过适当养息，此亦为其现下身体虚弱主因，寒生已为其服下几味固神保本的灵药，其左手伤势也洗净敷药包好，江大侠现在已经睡熟。但是若要彻底痊愈，恐怕尚须养息半月以上。”

战千羽感激的道：

“文秀士如此费心劳神，倒令老夫等好生不安，四弟痊愈后，老夫必令其亲向秀士面致深谢。”

文秋尘洒然一笑道：

“战大侠无庸客气，只要寒生能尽棉力，必当效劳，更何况岛主曾有谕令哩！”

各人又客套了一番，便天南地北地聊谈起来。

谈了片刻之后，战千羽等人不由深深的惊异了！因为，这文秋尘非但学识精博，浩瀚如海，对于奇门八卦，行兵布阵之学，更是包罗万有，无所不知，其见识之丰，目光之远，确乎非学富五车的“饱学之士”不能发挥出如此高谈宏论，

文秋尘滔滔而言，纵谈古今，各人听得入神，已不觉丽阳之东升，更忘了整日的疲累。

忽然——

文秋尘朗然一笑，说道：

“寒生只顾孔门卖文，拉杂闲扯，倒耽误了各位之休息时间，岛主曾事先传谕，谓请各位先行用膳暂息，他要到晚间始能来此。”

战千羽呵呵笑道：

“不累，不累，闻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，文秀士见闻渊博，高瞻远瞩，确为老夫生平仅见。呵呵……卫岛主有兄台为智囊，倚仗左右，何愁威名不显！”

文秋尘连声谦虚，并拿起桌上一个小小银铃，轻摇数下。

于是，随着铃声响处，门外已进入两名灰大汉，每人手中，皆捧着一个食盒，食盒内，有各式精美茶肴，荤素杂陈，并有美酒两壶。

文秋尘一笑道：

“荒村僻野，无佳肴敬客，粗茶劣酒，聊请各位壮士充饥！”

战千羽忙道不敢，大旋风白孤已大声笑道：

“文秀士客气了，只看这些美食所配之色香二端，已令老夫等食指大动，呵呵……其味想亦定佳，老夫稍停，必要将其扫卷一空！”

说着，室中诸人，已哄声大笑。

第四十一章 肘腋之变

日影西斜。

战千羽盘膝跌坐锦垫之上，舒适的睁开双目。

他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养息，已将日来的疲累，大致恢复。

但是，当他目光正缓缓的抬起时，一双穿着粉底云头鞋的双脚，已站立在他三尺之前。

战千羽霍然顺着双脚往上看去，发现这立于身前三尺之人，赫然是那身着儒衫的长离一泉卫西！

卫西正含着一丝惯见的微笑，望着战千羽道：

“战兄真是好睡，莫忘了尚未与老夫浮一大白哩！”

“战某真是老了！卫岛主来至身前，竟犹未觉。呵呵，实是失礼之致！”

长离一泉微笑道：

“战兄日来连番奔劳伤神，身体自是极为疲惫，若是老夫，只怕耳际响雷，犹自沉睡哩！”

说罢，二人已连声大笑起来。

战千羽对长离一泉逼至自己身前三尺，仍能丝毫不带声息的绝高微身法，真是钦仰之极，他知道对方如此说话，只是为自己掩饰。